

宁波断章

□马晓东

旅行给人未知的生命,为所拥有的生活不至于一眼可以望到尽头,十一期间,我行走于浙东大地,一路思考,默默用镜头记录看到的一切,感悟生命以及内心深处最本真的自己。

“奉化之庐墓依然,溪口之花草无恙。”这是1959年章士钊写给台湾友人的话。以前从未到过溪口的我,自从10年前普陀山之行,就有了拜访溪口的念头,只是对它的想象还停留在几部电影的背景中。想象中的溪口,正如它的名字,小溪潺潺、古风质朴、风光旖旎。

随着节日的人流,走进沧桑之地,剡溪之口穿过蒋公故居旁,蒋公饼、蒋家饭店比比皆是,两个蒋姓的亲戚,扮作蒋公的模样,以与游人合影为生。走进历史深处的蒋公,做梦也没想到他成了家乡人民的摇钱树。

在丰镐堂、小洋楼、文昌阁游人如织,传说代替了正史,新解置换了传统,娓娓道来的不乏有对权力的膜拜,甚至是对历史的虚无感受。



二

在宁波老外滩的天主教堂,我们一家三口与近百名人在这座哥特式建筑里,感受神父布道仪式的庄严与肃穆;年轻女信徒在诵读《圣经》,散发着纯粹与慈悲的光辉;一起合唱赞美诗的欢快与感彻肺腑,原来宗教是这般神圣,无一丝的铜臭。

这使我想起昨日拜谒过的扩建中的奉化雪窦寺,在原80年代重建的基础上,面积扩大数倍,巨大的弥勒佛像让群山黯然失色,不由感叹资本运作的力量,如同无锡灵山、南山大佛般撼天动地。不过在我看来这更似一场金钱的饕餮,更多的是张扬铺张与奢华,不似佛法无边,更似“钱”途无量。寺院与旅游的结合,高价香让寺院虚幻了尊严与崇高,在烟雾缭绕中的佛教徒也不乏真正的信仰者,但也有一些是为求富、祈福、免灾,临时抱佛脚罢了。

三

奉化溪口,让我感叹的不是传说中迤迤的风光,而是青山绿水。儿时的故乡也是青山绿水,我爬过的青山已成为采石厂,鸟儿的鸣叫已被隆隆的炮声取代;与小伴一起捉鱼的小河,早已难见踪迹。山水已成了任意宰割的羔羊,即使在家乡县城,古有“八大景之一”美誉的西山,经过开膛挖肚,已经是断壁残崖,像核武袭击过似的,用千疮百孔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每当看到那无情的“文明”伤疤,我就想到山上不可再生的植被和那些赖以生存的动物。

某些人蝇头鼠目,为了一己私利,不顾子孙后代的活计,糟蹋青山绿水,宁愿背负千古骂名,这是何等的“勇夫”之气魄!近代恐只有汪兆铭(精卫)可拟。

无节制的开发,发的是不可再生资源之财;加速制造出一个个资源匮乏城市,不求弥补与回馈,竟还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;一边大谈着爱国爱家乡,一边却破坏着生态环境,这才是最大的叛逆。

四

如果说,天一阁是宁波城的肝脏,那么,月湖就是城市的血液,老外滩、城隍庙就是它的眼睛和嘴巴。不幸的是开发商在把月湖、老外滩、城隍庙变成各类消费场所后,又瞄上了天一阁所在的马衙街!拆迁的字眼在一些明清古宅的墙上格外刺眼。

什么都是以商业计,这难道就是市场经济?为什么文化每次与商业的结合,总是以文化的落败而收场?或片甲不留或貌合神离。一个城市有几个商业时尚区就够了,拆古建新千万要慎之又慎,别满脑子都是商业时尚。我们不缺商业与时尚,缺的是文化,用心打造好一个个满载城市记忆的街区是我们一代人的职责。当年“文革”时文物的破坏,让几代人痛心疾首,而当前所谓保护性拆迁以及大搞人造景观则是另一场浩劫。昆明的例子还少吗?

关键是要知道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最担心的是若干年后,不要说子孙万代圣人流连,恐怕到时连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洗涤灵魂的地方都难寻了。

宁波之行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韵律与颤动,为了心灵的超脱,为了一段全新的开始,我写下了这段文字,并凝重地把宁波装进了自己的口袋。

金秋赏枫关门山

□钱国宏

“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生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金秋时节,我和同事吟咏着这首《山行》诗,一起来到辽宁省本溪市境内的关门山赏枫。

本溪素有“神奇山水、枫叶之都”的美誉,而本溪境内的关门山,则更是秋季赏枫的绝佳地。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素有“东北小黄山”之誉,景色有五美:山美,山峰奇峭,松姿绰约;水美,溪水潺潺,倒映青山;树美,树木繁多,千枝竞秀,尤以枫林秋色而闻名;花美,木兰杜鹃,芬芳宜人;云美,云、山浑然一体,分外妖娆,云蒸霞蔚,织云弄巧。

进入秋天,关门山更是占尽了山之神韵,红枫万里,如梦如幻,漫山遍野,激情流泻,

山红,水红,天也红!八方游人置身于这奇绝天下、艳美入神的景区之中,如临瑶池仙境,陶醉其中而不知魏晋。关门山,也因此而赢得了“中华赏枫绝佳之地”的美誉。

诵读着“门辟九霄仰步三天胜迹,阶崇万级俯临千嶂奇观”这副千古绝对,沐浴着微凉的秋风,我们走进了关门山。

关门山气度不凡,厚重而幽深,柔美而绵亘,尤其是视野里铺天盖地、扑面而来的枫叶,更是让人心旌摇曳、热血沸腾!那枫叶,仿佛积蓄了三季的能量和渴望,单单等待秋季这一释放时节的到来!在



“万花凋谢一时稀”的北方,那山间的枫树一片片燃烧起来了,熊熊的火炬把这里的山、这里的水以及这里的人,都炙烤得激情荡漾!那叶,红得热情,红得纯粹,红得透明,红得极致,红得无瑕,红得耀眼!疏密相间,层叠相拥,高伸的枝丫旁逸斜出,低垂的火炬浓重奔放,石径、栈道、树干、人影……一切的一切都被枫叶猎猎地点燃起来,天地之间,无声地回荡着燃烧的爆裂和快感!

眼里的欢欣和愉悦,心中的激动与畅想,化成一首首雄浑高亢的旋律,如一片片酡红的云朵,萦绕在山水之间,红叶之上:“血一般浓缩,火一样炙热;山一样执着,海一样深情。你,不愿开花也不愿结果,而走进叶脉的,却是火的燃烧、血的浓焰。为了信仰,你毅然扬一面鲜红的旗帜,去追求那永久的渴望……”

小舟轻悠,两岸山石峻峭。顺流而下,欣赏着两岸山间如火如荼的美景,真有种在历史的长廊中飘过之感。“妆成媚娇容,教后宫三千俏佳人,失尽春色;风霜红叶径,数江南四百八十寺,无此秋山。”——山,陡峭俊秀,似鬼斧神工;树,盘根错节,层层叠叠;水,蜿蜒而流,清冷见底。这样的山,燃着这样的叶;这样的树,携着这样的情;这样的水,映着这样的诗,使人顿生身临桃园仙境之幻,呼啸而来去,羽化而登仙……

水光潋滟晴方好,枫叶如霞更堪奇。欣赏着满山的红云,感慨着大自然的伟力,聆听着血脉的奔涌,感受着秋山的交响,内心深处不禁荡起层层波澜:十月北国叶正红,山色斑斕正秋枫;偷得浮生闲半日,也伴彤云做仙翁!

天目山,你在为谁而守候

□侯铭

宗、顺帝、仁宗皆赐号褒崇;清代玉琳禅师,顺治皇帝赐号“大觉禅师”,后又进号“普济能仁国师”等等。赢得帝王的御赐钦封,如此厚遇岂不彰显天目山的禅门之繁盛?而为一国之君所倚重的佛门,更为一国佛事之要地。虔诚仰慕禅学的不仅帝王、国人,还有来自番邦的日本、朝鲜、印度等国的高僧,至此参禅留学,并带着天目山的正宗禅学布于四海。于是,历千秋江南风雨,经几多烟云迷蒙,狮子正宗禅寺、禅院寺、保福院等几十座禅院使这座神奇而空灵的山,更加禅意绵绵。

道教作为中华本土生长的宗教,其成仙、长生不老的所求,寄寓着人们美好的期望。如今,中华大地留下众多的道宫仙观,愈显文化的璀璨多元。谁曾知,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就出生于天目山呢?而后世名道众多,魏伯阳、左慈、葛元,还有留下丹池遗迹的抱朴子,与王羲之交往甚厚的许迈等等,皆修行于此,无不增加了天目山出尘脱俗的神韵。而著名的“至道

宫”、“紫阳宫”、“万寿宫”等,则为道教在天目山的光大繁荣,留下了千秋难以磨灭的踪迹。

在中国儒与道总是分不开的,身心在自然、寡欲中修炼,玄学的深邃成长于儒学的浩淼。于是,抱朴子葛洪在以忠、孝、和、顺、仁、信为本中修行,以求登仙。而最负盛名的儒学代表、南北朝时期的昭明太子,隐居修行完成彪炳中华五千年文化史卷的《昭明文选》,最终逝于斯,其神灵应登仙了吧?还有唐代的徐灵府,北宋的唐子霞等等,无不把天目山的文化推向了无尽的繁荣。

当东瀛入侵的时候,周恩来总理在此倡导救国救民的方略,使天目山曾一度成为江浙地区的抗战中心,留下了不泯的红色文化。

走进临安,走近天目山,再把尘封的青史翻阅;试想当你御风云霄、鸟瞰锦绣山川,人山相对之时,你便再次发现天目山的灵秀,你一定会寻思天地间——造化所生的这双眼睛,在为谁而守候?



其景也壮观。两峰危耸天地,双潭相嵌于山顶。望黄山邈邈,观东海浩浩,凌山岳而镇东南,势何壮哉!更有林海茫茫,连尘世而接远天,翠色尽绕,绿意盎然。浩浩然,渺渺然,身临于此激荡之情何其盛也!白水洞下,望一瀑如银河溅落人间,周围其竹翠,水清,谷险,如梦如幻。古道高僧鉴真曾渡,桃源古人曾往,乐土之誉何其荣耀!而碧水潺潺,上善之情弥著,润物之意弥深。登临于此,望东海时起济世之宏愿,观壮美岂无安民之志?故而波成滥觞之势,积少成多,远望沧溟,以成太湖之源,而太湖浮苏皖而润沪浙,其功又何其大也!

所谓名山藏古寺,古寺出高僧。自东晋竺法旷禅师开始以来,天目山便以其禅学的光大影响后世,历代香火鼎盛。更有众多的佛门禅师受到御封,其如唐代的慧忠禅师被封为“大证禅师”;鉴宗禅师吴越王钱鏐追谥为“无上大师”;宋代无门慧开禅师,理宗赐号“佛眼禅师”;元代高峰禅师树刹开堂,为西天目山一代师祖,成